

上月 12 日，本地組合“Senza”在它的「主場」 - 香港浸會大學 - 舉辦了首次專場音樂會。

這是個教人振奮的晚上，台上的精采演出，讓人深信努力與收獲是成正比的；而在觀眾席上的盛況，也同樣教筆者深感鼓舞：在出席的三百多位觀眾之中，不少都是來自其他團隊的阿卡人，一個友善、團結、互相支持的阿卡社區，正在逐漸形成！

筆者常說，本地(及不少其他地方)無伴奏合唱所面對的最大問題，不是資金不夠，或場地不夠，而是觀眾不夠。不少本地組合，因為此問題，不敢開音樂會，與知音人分享長時間排練得來的成果。是的，入場人數少，票房差，連場租、音響等成本都收不回，至終「損手」告終，誰又想落得如此「下場」呢！即或有人賠得起，但作為演出者，在台上施展渾身解數時，台下卻祇得寥寥數十人，也難免會有點洩氣吧。

還有，觀眾人數太少，就不能在大場館演出，也就意味著不能應用質素更好的音響系統(葵青劇院演藝廳的音響總比太空館演講廳的好)，也不能有良好的燈光配套，而由於舞台面積小，舞蹈及走位設計方面的限制也會很大。¹

是故香港當代無伴奏合唱協會一直以“audience building” - 中文叫「觀眾拓展」，好聽點叫「建設阿卡社區」 - 為工作重點，希望能為眾組合多找些粉絲。從前筆者以為到學校辦示範演出，或辦些公開性的推廣音樂會，便能找到粉絲，後來卻發覺這些活動成效不彰，近年都不再辦了。不是嗎？招聚 2,000 人看場免費秀，到最後成為忠實阿卡迷的不到 20 人，鈔票給燒掉，人力也枉費。

無伴奏合唱發燒友，和宗教信眾一樣，許多時候原來是需要貼身「製造」出來的，因此 CASHK 近年改變策略，積極協助學生團、業餘團的創立，又幫助它們營運，希望歌者能燒出一團持久的阿卡火，一邊唱，一邊支持城中各大小阿卡事件。這並非筆者自己一廂情願想出來的獨門良策(筆者何來此才德?)，而是參考其他表演形式而得的靈感，筆者有不少朋友是搞社區樂團的，每逢演出，誰人會坐在觀眾席上呢？就筆者觀察，還不是來自其他樂團的團員，或來觀摩學習，或來窺探「競爭對手」的虛實，怎樣都好，都是來了，反觀「生客」則甚少。

筆者至今仍深信，製造發燒友比招攬「生客」來得務實。生客抱持好奇心來看秀，

¹ 也許有人會不同意，但無論如何，當代阿卡貝拉正在多媒體化、娛樂化，已逐漸與「棟篤唱」形式說再見，對硬件要求變得愈來愈高，阿卡團隊盼望能於大場館演出，並非單因「虛榮心」所驅使呢！

無論數目多少，變「回頭客」的僅為少數。相反，發燒友們本身就是發燒的，看秀已成了他們生活一部分，是阿卡貝拉的忠實擁護者。筆者有次在某食肆門外看到個標語，叫「情願一人吃千次，不願千人吃一次」，覺得挺有意思，阿卡貝拉的發展，也不妨秉持同樣精神，寧可先招聚一群會固定看秀的捧場客，不用勉強力谷一大群「一次性觀眾」，如此阿卡發展才能穩健並可持續，沒有泡沫，沒有水份。

製造阿卡人的方法，其實不太難，筆者現時所做的，是與機構(如大學)合作，辦一些短期工作坊。雖說短期，但最少也要有 4 節課，讓筆者有足夠時間讓參與者較深入地感受無伴奏合唱的樂趣何在，而不是看個 ppt，再看兩段“Rockapella”的視頻，再看個現場示範便算。一旦發現有參與者有興趣繼續唱下去，便立即把些適合的樂譜給他們(突破瓶頸 1)，鼓勵他們持續下去，如他們最終真的組隊，而水平亦尚可的話，便安排他們做些小型演出，建立信心與滿足感(突破瓶頸 2)。就過往經驗所見，一個新生組合，如不在第一年便不幸「夭折」，在本會支援下，基本上可唱出點火花，團員會變成阿卡人，樂於自己演出，樂於看別人的秀。²

筆者不怕別人笑話「塘水滾塘魚」，即祇著力搞個小圈子出來，你看我我看你，因這「塘水」並非「死水」，它是有新元素和增長的，現時每年本地阿卡貝拉團隊的數目都有所增加，而且許多都能持續運作，成員熱愛演出，又喜愛看演出，似乎已「滾」出些成效。

還有，一個主要由阿卡人組成的觀眾群，不單有量，也有質，台上的演出者，其實不單希望能對著一大群觀眾做秀，更希望這些觀眾能是知音人，而不是單懂得評斷演出者唱得像不像(甚至是相貌像不像)原唱者、主音歌手的水平能否打入電視台的歌唱比賽的閒雜人等，我們要的，不祇是觀眾，更是「優眾」！

這並不是說，本地的無伴奏合唱推廣者(如康文署文化節目組等)便應一刀切停止大規模的「零團費活動」，它們仍可租用巨型場館，把市民、學生用旅遊車大批大批地送進去聽推廣音樂會 - 為何不可？但事實是：現時本地阿卡貝拉「業界」比較急需的，是一群會持續看阿卡表演的「優眾」，故筆者認為本會現時的工作模式較踏實。

以上祇為筆者愚見，差不多的觀點亦已在幾個月前提出過，並非甚麼新見解。筆者希望能在日後能多與些搞觀眾拓展的朋友交流，好好學習，期望能為本地阿卡社區之質量增長做出貢獻。

² 筆者從前曾提出「三年魔咒論」，但此「咒」到近年似乎給破除了，實屬好事。由於演出多了，各組合的練習動機也增強了，不會那麼容易因「搞不起來」而灰心散班；做出成績的團隊愈來愈多，也為其他組合起了示範作用 - 為何其他人可以，我們就不可以呢？當然，筆者常把「三年魔咒論」掛在口邊，也許能起到了些「激將」作用。

噢! 拿了“Senza”的音樂會來借題發揮，罪過罪過，筆者其實十分享受你們的傾力演出，《七里香》、Shower the People，還有最後的《對你愛不完》都給筆者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不要再唱筆者所編的《至少還有你》了，那是個很差勁的版本!